古今小說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玉樹庭前諸謝，紫荊花下三田，貫箎和好弟兄賢，父母心中歡忭○多少爭財競產，同根苦自相煎相持鷸蚌枉垂涎，落得漁人取便

這首詞名為西江月，是勸人家弟兄和睦的。且說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為善的。儒教有十三經，六經，五經，釋教有諸品大藏金經，道教有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盈箱滿案，千言萬語，看來都是贅疣。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個字。那兩字

提得猶別

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兄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麼爾我較甚麼肥瘠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掙扎過活見成有田有地兀自爭多嫌寡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爲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麼是難得者兄弟且說人生在世至親的莫如爹

娘爹娘養下我來時節極早已是壯年了況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世只好半世相處再說至愛的莫如夫婦白頭相守極是長久的了然未做親以前你張我李各門各戶也空着幼年一段只有兄弟們生於一家從幼相隨到老有事共商有難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誼譬如良田美產今日棄了明日又可掙得來的若失了個弟兄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終身缺陷說到此地豈不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為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到不如窮漢赤光光沒得承受反為乾淨省了許多是非口舌如今

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乃是滕縣尹鬼斷家私、這節故事、是勸人重義輕財、休忘了孝弟兩字經、看官們或是有弟兄沒兄弟、都不關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着心頭、學好做人便了正是

善人聽說心中刺　惡人聽說耳邊風

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個倪太守、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单生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婚娶之後、陳夫人身故、倪太守罷官歸居、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閒享用、其年七十九歲

倪善繼對老子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喫些見成茶飯、豈不爲美、老子搖着頭、說出幾句道

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掙些利錢穿共喫、直待兩脚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

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戶人家肥雞美酒、儘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偶然一日、午後無事、繞庄閒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個女子、同着一個白髮婆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

子雖然村粧打扮，頗有幾分姿色：髮同漆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栽葱，曲曲雙眉如抹黛。隨常布帛，俏身軀賽着綾羅；點景野花，美丰儀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紀正當時。

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擣衣已畢，隨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數家，進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莊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子跟腳，曾否許人。若是沒有人家時，我要娶他爲妾，未知他肯否。

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走。原來那女子姓倪，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尚未許人。管庄的訪得的實了，就與那老婆婆說：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意欲聘爲偏房。雖說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並無人拘管，嫁得成時，豐衣足食，自不須說，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顧，臨終還得個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沒福。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即時依允，也是姻緣前定，一說便成。管庄的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太喜，講定財禮，討皇曆看個吉

日又恐兒子不毘攏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親成親之
後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爲證
一個烏紗白髮一個綠鬢紅粧枯藤纏樹嫩花
香好似奶公相傍○一個心中凄楚一個暗地
驚慌只愁那話或郎當雙手扶持不上
當夜倪太守抖擻精神勾消了姻緣簿上眞個是
恩愛莫忘今夜好　　風光不減少年時
過了三朝喚個轎子擡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
見闔宅男婦都來磕頭稱爲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
帛賞與衆人各各歡喜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美面

面前不言語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論道這老人家沒正經一把年紀風燈之燭做事也須料個前後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幹這樣不了不當的事討這花枝般的女兒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他在那里有名無實還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支持不過那少婦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醜為家門之玷還有一件那少婦跟隨老漢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時成熟他便去了平時偷短偷長做下私房東三西四的寄開又撒嬌撒痴要漢子製辦衣飾與他到得樹倒鳥飛時節他便顛作

嫁人一包兒收拾去受用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蟲人家有了這般人最損元氣的又說道這女子嬌模嬌樣好像個妓女全沒有良家體段看來是個做聲分的頭兒搶老公的太歲在咱爹身邊只該半妾半婢叫聲姨姐後日還有個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叫衆人與他做小奶奶難道要咱們叫他娘不成咱們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討他做大起來明日咱們顛到受他嘔氣夫妻二人唧唧噥噥說個不了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倪太守知道了雖然不樂却也藏在肚裏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事上接下一團和

氣衆人也都稱安過了兩個月梅氏得了身孕瞞着衆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舉家大驚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陽兒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這年恰好八十歲了賀客盈門倪太守開筵管待一來爲壽誕二來小孩兒三朝就當個湯餅之會衆賓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個小令郎足見血氣不衰乃上壽之徵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繼背後又說道男子六十而精絶況是八十歲了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這孩子不知那里來的雜種決不是爹爹嫡血我斷

然不認他做兄弟老子又曉得了也藏在肚裡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過歲整備做華筵故事裏親外眷又來作賀倪善繼到走了出門不來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尋他回來自己陪著諸親喫了一日酒雖然口中不語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寬那倪善繼平日做人又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認做兄弟預先把惡話謡言日後好擺佈他母子那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這個關竅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日後少不

得要在大兒子手裡討針線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
只索忍耐看了這點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
小小年紀好生憐他常時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
懊悔一會再過四年小孩子長成五歲老子見他伶
俐又或會頑耍要送他館中上學取個學名哥哥叫
善繼他就叫善述揀個好日備了菓酒領他去拜師
父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裡教孫兒的小叔侄
兩個同館上學兩得其便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
是一條心腸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與巳排行先自
不像意了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到要兒子叫他叔

叔從小吽慣了後來就被他欺壓不如何了見了此
來另從個師父罷當日將兒子喚出只推有病過日
不到館中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過了幾日只聽
得師父說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分做兩個學堂不
知何意倪太守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就要
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道天生恁般逆種與他說
也沒幹由他罷了含了一口悶氣回到房中偶然腳
慢拌着門檻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攙到醉翁牀上坐
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中風忙
取姜湯灌醒扶他上床雖然心下清爽却滿身麻木

動掸不得梅氏坐在床頭煎湯煎藥殷勤伏侍連進幾服全無功效醫生切脈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繼聞知也來看覷了幾遍見老子病勢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童罵僕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老子聽得愈加煩惱梅氏只得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留在房中相伴老子倪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歲衣服尚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與他也是枉然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

善述日後長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飢寒足矣這段話我都寫絶在家私簿上就當分家把與你做個執照梅氏若願嫁人聽從其便倘肯守着兒子度日也莫强他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果然開得細寫得明滿臉堆下笑來連聲應道爹休要慮恁兒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梅氏見他去得遠了兩眼垂淚指着那孩子道這個小冤家難道不是你嫡血你却和盤托出都把與

知子莫若父此老大有見識

大兒子了教我母子兩口異日把什麽過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家私平分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不如都把與他像了他意再無妬忌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忒殺厚薄不均被人笑話倪太守道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趂我未死將孩子囑付善繼待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儘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自去圖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喫梅氏道說那里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況又有了這小孩兒怎割捨得拋他好歹

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守志終身麼莫非日久生悔梅氏就發起大誓來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活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簿子却原來是一尺濶三尺長的一個小軸子梅氏道要這小軸兒何用倪太守道這是我的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長善繼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含藏于心等得個賢明有司官來你却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儘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

收了軸子、話休絮煩、倪太守又延了數日、一夜痰厥
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早知九泉將不去　作家辛苦着何由

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又討了各倉各庫匙鑰、每日只去查點家財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裡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差丫鬟去報知凶信、夫妻兩口方纔跑來、也哭了幾聲老爹爹、沒一個時辰就轉身去了、到委着梅氏守屍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要倪善繼費心、殯殮成服後梅氏和小

梅氏賢而有智非此婦不能保孤

孩子兩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點名應客全無哀痛之意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篋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乖巧恐怕收去了他的行樂圖把自已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到先開了提出幾件穿舊衣裳教他夫妻兩口檢看善繼見他大意到不來看了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也哀哀哭個不住恁般光景

任是泥人應墮淚　從教鐵漢也酸心

次早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看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與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搬到後園三間雜屋內棲身、只與他四腳小床一張、和幾件粗檯粗櫈、連好家火、都沒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鬟、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止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廚下取飯、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方便、索性討些飯米、堆個土竈自炊來吃、早晚做些針指、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束修都是梅氏自出、善繼又屢次教妻子勸梅氏嫁人、又尋媒嫗與他說親、見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

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語所以善繼雖然兇狠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光陰似箭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原來梅氏平生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題只怕娃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胸中漸漸涇渭分明瞞他不得了一日向母親討件新絹衣穿梅氏回他沒錢買得善述道我爹做過太守止生我弟兄兩人見今哥哥恁般富貴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勾了是怎地既娘沒錢時我自與哥哥索討說罷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我兒一件絹衣直甚大事也去開口求人常

言道惜福積福小來穿綫大來穿綢若小時穿了綢到大來綫也沒得穿了再過兩年等你讀書進步做娘的情愿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着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纏他甚麼善述道娘說得是口雖答應心下不以爲然想着我父親萬貫家私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疋絹兒沒有我分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着這話好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心生一計瞞了母親逕到大宅裡去尋見了哥哥叫聲作揖善繼到吃

了一驚問他來做甚麼善述道我是個縉紳子弟身上藍褸被人恥笑特來尋哥哥討疋絹去做衣服穿善繼道你要衣服穿自與娘討善述道老爹爹家私是哥哥所管不是娘管善繼聽說家私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着臉問道這句話是那個教你說的你今日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衣服裝裝體面善繼道你這般野種要什麼體面老爹爹縱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干你野種屁事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撥掇到此討野火吃莫要惹着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無安

身之庶善述道一般是老爹七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着你性子便怎地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你就獨占了家私不成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挺撞我牽住他衣袖兒捻起拳頭一連七八個栗暴打得頭皮都青腫了善述掙脫了一道煙走出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一五一十備細述與母親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聽教訓打得你好口裏雖如此說扯着青布衫替他摩那頭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爲証

少年嫠婦擁遺孤　食薄衣單百事無

只爲家庭與孝友　同伎一樹州宗樁

悔氏左思右量恐怕善繼發怒到遣使女進去致意說小學生不曉世事冲撞長兄這個不是善繼兀自怒氣不息次日便早邀幾個族人在家取出父親親筆分關請梅氏母子到來公同看了便道尊親長在上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要趁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家私發許多說話誠恐日後長大說話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東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畝都是遵依老爹遺命毫不敢自專伏乞尊親長作證這幾親族平昔曉得善繼做人

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囑那個還肯多管閒事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那奉承善繼的說道千金難買亡人筆照依分關再沒話了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也只說道男子不吃分時飯女子不着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沒根基了只要自去掙持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個命在梅氏料道在囫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聽憑分析同孩兒謝了眾親長拜別了祠堂辭了善繼夫婦教人撥了幾件舊家火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雇了生口騎坐來到東庄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宇稀疎是多

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濕，怎生住得，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床鋪，喚庄戶來問時，連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勾，若荒年，只好賠粮，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學生有智，對母親道，我弟兄兩個，都是老爹爹親生，爲何分關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自古道家私不論尊卑，母親何不告官申理，厚薄憑官府判斷，到無怨心，梅氏被孩兒題起線索，便將十來年隱下衷情，都說出來，道我兒休疑分關之語，這正是你父親之筆，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的暗算，所以把家

私都判與他以安其心、臨終之日、只與我行樂圖一軸、再三囑付、其中含藏啞謎、直待賢明有司在任、送他詳審、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不致貧苦、善述道、旣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圖在那裏、快取來與孩兒一看、梅氏開了箱兒、取出一個布包來、解開包袱裏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著、拆了封皮、開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兒、挂在椅上、母子一齊下拜、梅氏通陳道、村庄香燭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罷、起來仔細看時、乃是一個坐像、烏紗白髮、畫得丰采如生、懷中抱着嬰兒、一隻手指着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

得依舊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煩悶過了數日善述到前村要訪個師父講解偶從關王廟前經過只見一夥村人擡着猪羊大禮祭賽關聖善述立住腳頭看時又見一個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閒看問着衆人道你們今日爲甚賽神衆人道我們遭了屈官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了這公事向日許下神道願心今日特來拜償老者道甚麼屈官司怎生斷的內中一人道本縣向來上司明文十家爲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個趙裁是第一手針線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幾日不歸家的忽一日出去了

月餘不歸老婆劉氏央人四下尋覓並無踪跡又過了數日河內浮出一個屍首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衣服正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幾件家私這是有的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滕知縣聽信一面之詞將小人問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三載幸遇新任滕爺他繇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熟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後爭嚷不是大仇怎的就謀他一命准了小人狀詞

出牌拘人覆審滕爺一眼看着趙裁的老婆子不說甚不說開口便問他曾否再醮劉氏道家貧難守已嫁人了又問嫁的甚人劉氏道是斑葦的裁縫叫沈八漢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你幾時娶這婦人八漢道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小人方纔娶回家爺道何人為媒用何聘禮八漢道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償情願將身許嫁小人准折這銀兩其實不曾央媒滕爺又問道你做手藝的人那里來這七八兩銀子八漢道是積

精辨細
思明

續湊與他的、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與數目、八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三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滕爺看罷大喝道趙栽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平人便用夾棍夾起八漢還不肯認滕爺道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盤利難道再沒第二個人托得恰好都借與趙栽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奸趙栽貪你東西知情故縱以後想做長久夫妻便謀死了趙栽卻又教導那婦人告狀撚在成大身上今日你開帳的字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這人命不是你是誰再教把婦人拶指要他承招劉氏聽見滕爺

言語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師一般魂都驚散了怎敢抵賴撥子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暗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漸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哄他店上吃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沉屍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婦人回去後因屍骸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嚷之隙邦去咬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待嫁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

語却被縣爺審出真情將他夫妻抵罪倖放小人寧家多承列位親隣鬪出公分替小人賽神老翁你道有這般冤事麼老者道恁般賢明官府眞個難遇本縣百姓有幸了倪善述聽在肚裡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圖去告訴更待何時母子商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着十四歲的兒子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喊大尹見沒有狀詞只有一箇小小軸兒甚是奇怪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繼平昔所爲及老子臨終遺囑備細說了滕知縣收了軸子教他且去

待我進衙細看正是

一幅畫圖藏啞謎　千金家事仗搜尋
只因嫠婦孤兒苦　費盡神明大尹心

不題梅氏母子回家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退歸私衙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看是倪太守行樂圖一手抱個嬰孩一手指着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這個嬰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說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麼又想道他既有親筆分關官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個道理若我斷不出此案枉自聰明一世每

日退堂便將畫圖展玩千思萬想如此數日只是不解也是這事合當明白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去看那軸子丫鬟送茶來吃將一手去接茶甌偶然失挫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濕了滕大尹放了茶甌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曬乾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裡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上面寫道

老夫官居五馬壽踰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

孝友。日後恐為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遂。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罈。右壁埋銀五千。金一千。作六罈。可以準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遂兒奉酬白金三百兩。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　　年月日花押

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週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虛也。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看見開着許多金銀。未免垂涎之意。看頭一一數。計上心來。差人密拿倪善述來見

我自有話說那說倪善繼得了家私心滿意足日日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奉着手批拘喚時刻不容停留善繼推阻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直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禀道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長子麼善繼應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說你逐母逐弟占産占房此事眞麼倪善繼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邊從幼撫養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並不曾逐他其家財一節都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定的小人并不敢有違大尹道你父親親筆在那里善繼道見在家

中、容小人取來呈覽、大尹道、他狀詞內告有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眞僞、也未可知、念你是縉紳之後、且不難爲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到你家查閱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豈以私情而詢、喝教皂快、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聽審、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放他回家去訖、自往東庄拘人去了、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好生驚恐、論起家私、其實全未分析、單單持着父親分關執照、千鈞之力、須要親族見證、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囑托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像

一事求他同聲相助這幾三黨之親自從倪太守亡
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歲時也不曾酒盃相及
今日大塊銀子送來正是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
各各暗笑落得受了買東西吃明日見官旁觀動靜
再作區處時人有詩云

休嫌庶母妄興詞　自是爲兒意太私
今日將銀買三黨　何如疋絹贖孤兒

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過了一
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縣大尹大尹
道憐你孤兒寡婦自然該替你說法但聞得善繼說

不作大望望乃易塞是滕公道得盡處

得有亡父親筆分關這怎麽處梅氏道分關雖寫得有却是保全孩子之計非出亡夫本心恩相只看家私簿上數目自然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難斷家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做十分大望梅氏謝道若得免於饑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乎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繼家伺候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族早來守候梅氏和善述到來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此時也不

升堂，沒奈何各自打點見官的說話，等不多時，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料是縣主來了。善繼整頓衣帽迎接，親族中年長知事的，准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打探消耗。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後面青羅傘下，蓋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門首，執事跪下，公喝一聲，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門子喝聲起去，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着空中連連打恭，口裏應對，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衆人都吃驚，看他做甚模樣。只見滕大

尹｜一路揖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口中敘許多寒溫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謙讓方纔上坐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敢上前都兩旁站立眾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開談道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裡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傾聽之狀良久乃搖首吐舌道長公子太不良了靜聽一會又自說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領教又停一時說道這項也交付次公

滕大尹妙 關鹵處 取他不根 性[illegible] 捉人貪錢 處

子虛生者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當此厚惠推遜了多時又道既承尊命懇切晚生勉領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身又連作揖口稱晚生便去衆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東看西看問道倪爺那里去了門子禀道沒見甚麼倪爺滕大尹道有此怪事與善繼問道方纔令尊老先生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們諒必都聽見的善繼道小人不曾聽見滕大尹道方纔長長的身兒瘦瘦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大耳朗朗的三牙鬚銀也似白紗帽皂靴紅袍金帶可

是倪老先生模樣麼說得那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樣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見了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有的大尹道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自有話說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活龍活現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道倪太守真個出現了人人吐舌個個驚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言他是看了行樂圖照依小像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爲證

聖賢自是空題目　惟有鬼神不敢爲

若非大尹假裝詞　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繼引路衆人隨着大尹來到東偏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自從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着只做個倉廳推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見大尹前後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繼道你父親果是有靈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述你意下何如善繼叩頭道但憑恩臺明斷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連聲道也好個大家事看到後面遺筆分關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方纔却又在我面前說善

繼、許多不、是這個老先兒也是、沒主意的、與倪善繼
過來既然分開寫定這些田園帳目一一給你善述
不許妄爭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
又道這舊屋判與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繼也不許
妄爭善繼想道這屋內破家破火不直甚事便堆下些
米麥一月前都糶得七八了存不多兒我也勾便宜
了便連連答應道恩臺所斷極明大尹道你兩人一
言爲定各無翻悔衆人既是親族都來做個證見方
纔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此屋左壁下埋銀五千兩
作五罈當與次兒善繼不信禀道若果然有此卽使

萬金亦是兄弟的小人豈不敢爭執大尹道你既爭執時我也不准便教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梅氏母子作眼率領民壯往東壁下掘開墻基果然埋下五個大罈發起來時罈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把一罈銀子上秤稱時算來該是六十二觔半剛剛一千兩足數衆人看見無不驚訝善繼益發信真了若非父親陰靈出現面訴縣主這個藏銀我們尚且不知縣主那里知道只見滕大尹教把五罈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還有五罈亦是五千之數更有一罈金子方纔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

殺善述　殺萬盧　殺衆人　殺大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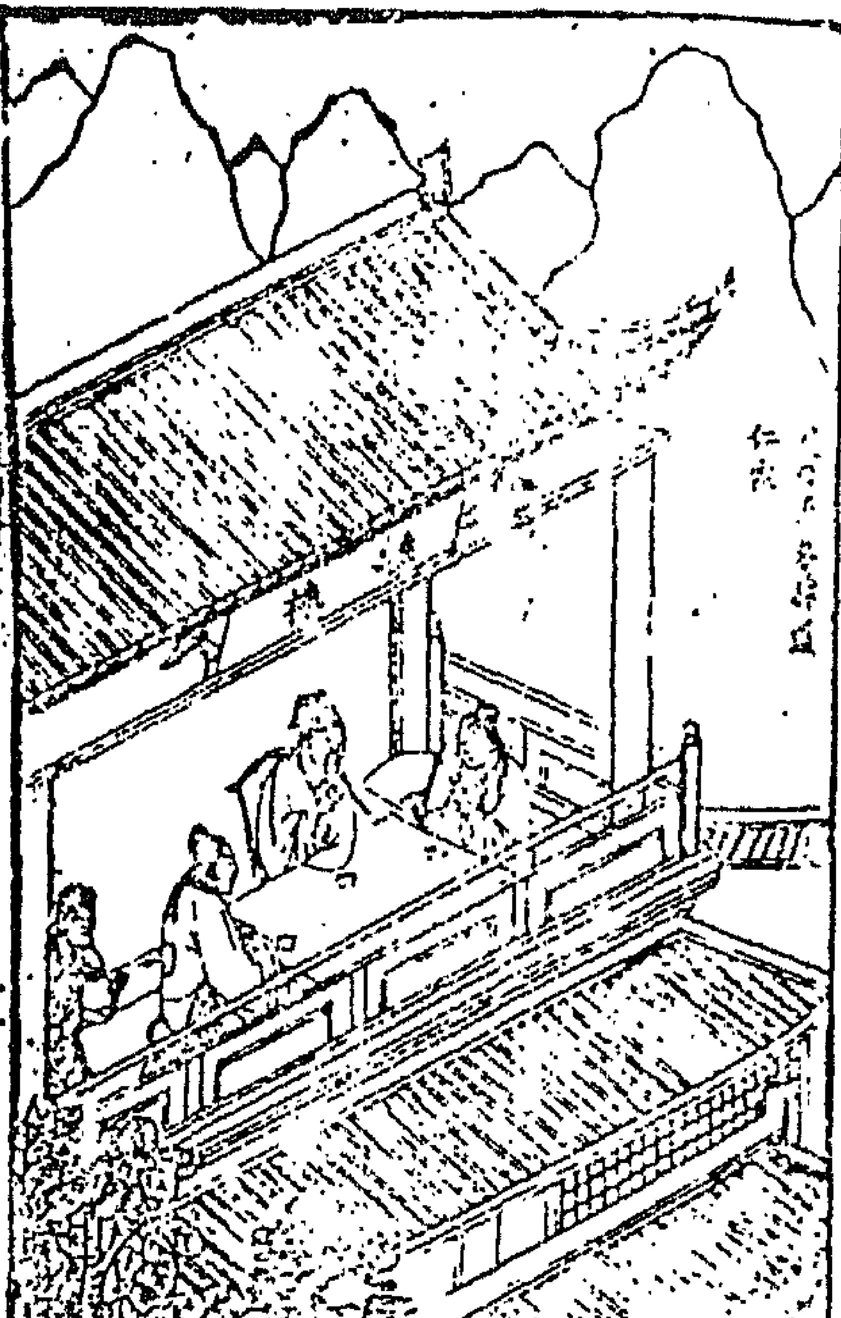
酬謝之意我不敢當他再三相強我只得領了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想不是虛話再教人發掘西壁果然六個大罈五罈是銀一罈是金善繼看着許多黃白之物眼裡都放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錠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開口滕大尹寫個照帖給與善述爲照就將這房家人判與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繼滿肚不樂也只得磕幾個頭勉強說句多謝恩臺主張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

鐙金二千去了放在自己臥前屋回衙內落得受用衆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為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平等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裡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何嘗算計得他人只算計得自家而已閒話休題再說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滕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遣筆重新裱過給還梅氏收領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指

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千罈銀子一般置買田園遂成富室後來善述娶妻連生三子讀書成名倪氏門中只有這一枝極盛善繼兩個兒子都好遊蕩家業耗廢善繼死後兩所大宅子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無不以為天報云詩曰

從來天道有何私　堪笑倪郎心太痴
忍以嫡兄欺庶母　却教親父算生兒
軸中藏字非無意　壁下埋金屬有司
何似存些公道好　不生爭競不興詞

十卷終





第十一卷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三寸舌爲安國劍　五言詩作上天梯
青雲有路終須到　金榜無名誓不歸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朝間有一箇秀士姓趙名旭字伯昇、乃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自幼習學文章詩書禮樂、一覽下筆成文乃是箇飽學的秀才喜聞東京開選、一心要去應舉、特到堂中、稟知父母、其父趙儉字文寶、母親劉氏都是世代詩禮之家、見子要上京應舉、遂允其請趙旭擇日束裝、其父贈詩一首、詩云

但見詩書頻入目　莫將花酒苦迷腸
來年三月桃花浪　奪取羅袍轉故鄉

其母劉氏亦叮嚀道願孩兒登奪魁名不負男兒之志趙旭拜別了二親遂携琴劍書箱帶一僕人徑望東京進發有親友一行人送出南門之外趙旭口占一詞名曰江神子詞云

旗亭誰唱渭城詩兩相思怯羅衣野渡舟橫楊柳折殘枝怕見蒼山千萬里人去遠艸煙迷　芙蓉秋露洗胭脂斷風淒曉霜微劍懸秋水離別慘蛾眉剩有青衫千點淚何日裏滴休時

趙旭詞畢作別親友起程而行於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遂入城中觀看景致只見樓臺錦繡人物繁華正是龍虎風雲之地行到狀元坊尋個客店安歇守待試期入場赴選三場文字已畢回歸下處專等黃榜趙旭心中暗喜我必然得中也次日安排蚤飯已罷店前對過有座茶坊與店中朋友同會茶之間趙旭見案上有詩牌遂取筆去那粉壁上寫下詞一首詞云

足躡雲梯手攀仙桂姓名已在登科內馬前喝道
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隊　宴罷歸來恣遊街市

此時方顯男兒志脩書急報鳳樓人道回好箇風
流婿
寫畢趙旭自心歡喜至晚各歸店中不在話下當時
仁宗皇帝早朝升殿考試官閱卷已畢齊到朝中仁
宗皇帝問卿所取榜首年例三名今不知何處人氏
試官便將三名文卷呈上御前仁宗親自觀覽看了
第一卷龍顏微笑對試官道此卷作得極好可惜中
間有一字差錯試官俯伏在地拜問聖上未審何字
差寫仁宗笑曰乃是箇唯字原是口傍如何却寫人
傍試官再拜叩首奏曰此字皆可通用仁宗問道此

人姓甚名誰何處人氏拆開彌封看時乃是四川成
都府人氏姓趙名旭見今在狀元坊店內安歇仁宗
着快行急宣那時趙旭在店內蒙宣不敢久停隨使
命直到朝中借得藍袍槐簡引見御前叩首拜舞仁
宗皇帝問道卿乃何處人氏趙旭叩頭奏道臣是四
川成都府人氏自幼習學文藝特赴科場幸勝金闕
帝又問曰卿得何題目作文字多少內有幾字趙旭
叩首一一回奏無有差錯仁宗見此人出語如同注
水暗喜稱奇只可惜一字差寫上曰卿卷內有一字
差錯趙旭驚惶俯伏叩首拜問未審何字差寫仁宗

云乃是箇唯字本是箇口傍鄉如何卻寫作厶傍趙旭叩頭回奏道此字皆可通用仁宗不悅就御案上取文房四寳寫下八箇字遞與趙旭曰卿家看想寫着單單去吉吴矣呂台卿言通用與朕拆來趙旭看了半晌無言抵對仁宗曰卿可暫退讀書趙旭羞愧出朝回歸店中悶悶不已衆朋友來問道公必然得意趙旭被問言說此事衆皆大驚遂乃邀至茶坊喫茶解悶趙旭驀然見壁上前日之辭嗟吁不已再把文房四寳作詞一首詞云

羽翼將成功名欲遂姓名已稱男兒意東君為報

牡丹芳瓊林賜與他人醉　唯守曾差功名苦心池
天公悞我平生志悶歸來回首望家鄉水遠山遥
三千餘里
待得出了金榜着人看時果然無趙旭之名吁嗟淚
泣流落東京羞歸故里再待三年必不負我在下處
悶悶不悅說題四句於壁上詩曰
宋玉徒悲　江淹是恨
韓愈投荒　蘇秦守困
趙旭寫罷在店中悶倦無聊又作詞一首名浣溪紗
道

秋氣天寒萬葉飄、蛩聲喞喞夜無眠、夕陽人影臥平橋　菊近秋來都爛熳、從他霜後更蕭條、夜來風雨似今朝

思憶家鄉功名不就、展轉不寐、起來獨坐、又作小重山詞一首、道

獨坐清燈夜不眠、寸腸千萬縷、兩相牽、鴛鴦秋雨傍池蓮、分飛苦、紅淚曉風前　回首雁翩翩、寫來思寄去遠、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愁難待、淚滴滿青氊

自此流落東京、至秋深、僕人不肯守待、私奔回家去、

趙旭孤身旅邸又無盤纏每日上街與人作文寫字
爭奈身上衣衫藍縷着一領黃草布衫被西風一吹
趙旭心中苦悶作詞一首詞名鷓鴣天道
黃草遮寒最不宜況兼久敝色如灰肩穿袖破花
成縷可奈金風蚤晚吹　繞拼體淚沾衣出門羞
見舊相知鄰家女子低聲問覓與奴糊隔帛兒
時值秋雨紛紛趙旭坐在店中店小二道秀才你今
如此狼狽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覓討些
錢物也可度日趙旭聽了心中焦躁作詩一首詩曰
旅店蕭蕭形影孤　時挑野菜作羹蔬

村夫不識調羹手、問道能吹笛也無
光陰荏苒不覺一載有餘忽一日仁宗皇帝在宮中夜至三更時分夢一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載着九輪紅日直至內廷猛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至來日登朝升殿臣僚拜舞已畢文武散班仁宗宣問司天臺苗太監曰寡人夜來得一夢夢見一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載九輪紅日此夢主何吉凶苗太監奏曰此九日者乃是箇旭字或是人名或是州郡仁宗曰若是人名朕今要見此人如何得見卿與寡人占一課原來苗太監曾遇異人傳授諸葛

馬前課、占問最靈。當下奉詔、奏道陛下要見此人、只在今日陛下須與臣扮作白衣秀士、私行街市、方可遇之。仁宗依奏、卸龍衣、解玉帶、扮作白衣秀才、與苗太監一般打扮、出了朝門之外、徑往御街、并各處巷陌遊行。將及半晌、見座酒樓、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樓。有鷓鴣天詞為證。

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　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絃、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欄杆彩畫簷。

仁宗皇帝與苗太監上樓飲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

而坐。王正盛夏天道炎熱，仁宗手執一把月樣白梨玉柄扇，倚着欄杆看街，將扇柄敲楹，不覺失手墜扇樓下，急下去尋時，無有。仁宗敎苗太監更占一課。苗太監領旨發課罷，詳道此扇也只在今月重見。二人飲酒畢，算還酒錢，下樓出街，行到狀元坊，有座茶肆。仁宗道：可喫杯茶去。二人入茶肆坐下，忽見白壁之上有詞二隻，句語清佳，字畫精壯，後寫錦里秀才趙旭作。仁宗失驚道：莫非此人便是？苗太監便喚茶博士問道：壁上之詞是何人寫的？茶博士答道：告官人，這箇作詞的，他是一箇不得第的秀才，羞歸故里，流

不肯認錯的人原自無用學問全在認錯中間長

落在此苗太監又問道他是何處人氏今在何處安歇茶博士道他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見在對過狀元坊店內安歇專與人作文度日等候下科開選仁宗想起前因私對苗太監說道此人原是上科試官取中的榜首文才儘好只因一字差誤朕怪他不肯認錯遂黜而不用不期流落於此便教茶博士去尋他來我要求他文章你若尋得他來我自賞你茶博士走了一回尋他不着歎道這箇秀才眞箇沒福不知何處去了茶博士回覆道二位官人尋他不見仁宗道且再坐一會再點茶來一邊喫茶又教茶博士去

尋這箇秀才來、茶博士又去店中并各處酒店尋問不見道眞乃窮秀才、若遇着這二位官人也得他些資助好無福分、茶博士又回復道尋他不見、二人還了茶錢正欲起身、只見茶博士指道兀那趙秀才來了、苗太監道在那里、茶博士指街上穿破藍衫的來者便是、苗太監教請他來、茶博士出街接着道、趙秀才我茶肆中有二位官人等着你、教我尋你兩次、不見、趙旭慌忙走入茶坊相見禮畢坐於苗太監肩下、三人喫茶、問道壁上文詞可是秀才所作、趙旭答道、學生不才、信口胡謅甚是笑話、仁宗問道、秀才是成

郤人却緣何在此趙旭答道因命蹇下第羞歸故里正說之間趙旭於袖中撈摸苗太監道秀才袖中有何物趙旭不答即時袖中取出乃是月樣玉柄白梨扇子雙手捧與苗太監看時上有新詩一首詩道

屈曲交枝翠色蒼　困龍未際土中藏
他時若得風雨會　必作擎天白玉梁

苗太監道此扇從何而得趙旭答道學生從樊樓下走過不知樓上何人墜下此扇偶然拾於學生破藍衫袖上就去王丞相家作松詩起筆因書於扇上苗太監道此扇乃是此位趙大官人的因飲酒墜於樓

下趙旭道既是大官人的即當奉還仁宗皇帝大喜又問秀才上科爲何不第趙旭答言學生三場文字俱成不想聖天子御覽看得一字差寫因此不第流落在此仁宗曰此是今上不明趙旭答曰今上至明仁宗曰何字差寫趙旭曰是唯字學生寫爲厶傍天子高明說是口傍學生奏說皆可通用今上御書八字箄單去吉吴矣呂台卿言通用與朕拆來學生無言抵對因此黜落至今淹滯此乃學生考究不精自取其咎非聖天子之過也仁宗問道秀才家居錦里是西川了可認得王制置麽趙旭答道學生認得王

制置王制置不認得學生仁宗道但是我外甥我待封書着人送你同去投他討了名分教你發跡如何趙旭倒身便拜若得二位官人提携不敢忘恩苗太監道秀才你有緣遇着大官人擡擧你何不作詩謝之趙旭應諾作詩一首詩曰

白玉隱於頑石裏　黄金埋入汙泥中
今朝遇貴相提掇　如立天梯上九重

仁宗皇帝見詩大喜道何作此詩也未見我薦得你不我也做詩一首詩曰

一字爭差因失第　京師流落恨佳期

與君一束投西蜀　勝似山呼拜鳳墀

趙旭得大官人詩感恩不已又有苗太監道秀才大官人有詩與你我豈可無一言乎乃贈詩一首詩曰

旭臨帝闕應天文　本得名魁一字渾
今日東投王制置　錦衣光耀趙家門

苗太監道秀才你回下處去待來日蚤展我自催促大官人着人將書并路費一同送你起程趙旭問道大官人第宅何處學生好來拜謝苗太監道第宅離此甚遠秀才不勞訪問趙旭就在茶坊中拜謝了三人一同出門作別而去到來日趙旭蚤起等待果然

昨日那沒頭的白衣秀士引着一箇虞候背着衣箱包袱只不見趙大官人來趙旭出店來迎接相見禮畢苗太監道夜來趙大官人依着我委此人送你起程付一錠白銀五十兩與你文書齎到成都府去文書都在此人處着你路上小心迎往趙旭再三稱謝問道官人高姓大名苗太監道在下姓苗名秀就在趙大官人門下做箇館賓秀士見了王制置時自然曉得趙旭道學生此去倘然得意決不忘犬馬之報遂吟詩一首寫於素箋以寓謝別之意詩曰

舊年曾作登科客　今日還期暫點頭

有意去尋丞相府　無心偶會酒家樓
空中扇墜藍衫插　袖裏詩成黃閣留
多謝貴人脩尺一　西川制置逕相投

苗太監領了詩箋作别自回趙旭遂將此銀整碎算還了房錢整理衣服齊備三日後起程於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約莫到成都府地面百餘里之外聽得人說差人遠接新制置軍民喧閙趙旭聞信大驚自想我特地來尋王制置又離任去了我直如此命薄怎生是好遂吟詩一首詩曰

尺書手捧到川中　千里投人一旦空

韋賢高人相汲引　家貧難近歸發中

虞候道：不須愁煩，且前進打聽的實如何。趙旭行一步，懶一步，再行二十五里，到了成都地面接官亭上。官員人等喧哄，都說伺候新制置到任，接了三日，並無消息。虞候道：秀才，我與你到接官亭上看一看。趙旭道：不可去，我是箇無倚的人。虞候不管他說，一直將着袱包，挑着衣箱，逕到接官亭上歇下。虞候道：衆官在此等甚？何不接新制置？衆官失驚問道：不見新制置來。虞候打開袱包，折開文書道：這秀才便是新制置。衆官道：未然也。嚇了一驚。虞候又開了衣箱，取出紫袍

金帶象簡烏靴戴上舒角幞頭宣讀了聖旨趙旭謝恩叩首拜敕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衆官相見行禮已畢趙旭着人去尋箇好寺院去處暫歇選日上任自思前事我狀元到手只為一字黜落誰知命中該發跡在茶肆遭遇趙大官人原來正是仁宗皇帝此乃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無心栽柳柳成陰

趙旭問虞候道前者白衣人送我起程的是何官宰虞候道此是司天臺苗太監奉旨意分付着我同來尋旭旭自道我有眼不識太山也擇日上任騎馬離敕張

三簷傘蓋前面隊伍擺列後面官吏跟隨威儀甚盛氣象軒昂上任已畢歸家拜見父母父母驀然驚懼合家迎接門前車馬喧天趙旭下馬入堂紫袍金帶象簡烏靴上堂叅拜父母父母問道你升舉不第流落京師如何便得此職又如何除授本處爲官趙旭具言前事父母聞知拱手加額感日月之光顯孩兒忠心補報皇恩趙旭作詩一首詩曰

功名着意本掄魁　一字爭差不得歸
自恨禹門風浪急　誰知平地一聲雷

父母心中不勝之喜合家歡悅親友齊來慶賀做了

好幾日筵席。舊時逃回之僕。不念舊惡。依還收用。恩是仁宗天子恩德。自修表章一道。進謝皇恩。從此西川做官。兼管軍民。父母俱迎在衙門中奉養。所謂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有詩爲證

相如持節仍歸蜀　季子懷金又過周
衣錦還鄉從古有　何如茶肆遇宸遊

第十一卷終